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爲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天學初函影印本序

羅光

天學初函爲明末李之藻所編輯，一六二八年刊刻，次年之藻卒。

之藻生於一五六五年，少於徐光啓三歲，與光啓隨利瑪竇研究西學，又同篤信天主教；晚年，輯集利子、光啓、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畧、陽瑪諾，以及他自己的譯著，合成兩編：一爲理編，一爲器編；每編收書十種，共二十種，題名天學初函。

理編所收十種，乃討論天主教理的書，之藻稱爲『要於知天事天，不詭六經之旨，稽古五帝三王，施今愚夫愚婦性所固然。』（刻天學初函題辭）。

器編所收十種，爲論數學天文水利各科的譯書。這十種科學譯述，爲中國近代翻譯西洋科學書籍的最早紀錄。之藻稱讚說：『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顯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義暢旨玄，得未曾有。』（刻天學初函題辭）。

天學初函刻印以後，中外流傳頗廣。然而時至今日，相隔已經三百三十七年，各處所存的刻本，已經很稀少了。五年以前。我尚寓居羅馬，耶穌會士德禮賢神父以天學初函一部，囑托保存。緣德神父爲編撰利瑪竇的義大利文中國傳教史，曾向金陵大學借用天學初函全部，許諾閱讀後送還。共黨既竊據大陸，德神父又已年老，自知不久於人世，乃以所借書冊囑托保存，並要求簽字許諾在大陸恢復自由後，將此書歸還金陵大學。兩年後，德神父去世。

今夏六月，我在臺北參加教務會議，鄉友吳相湘先生來訪，談及影印曾文正公及曾惠敏公手書日記事。我告以三年前，胡適之先生曾想影印利瑪竇的「西國記法」一書，托我由梵諦岡圖書館所藏書中攝影，後來適之先生因病，不能顧到影印事，影片現存臺南主教公署。相湘先生欣然色喜，願將這書影印，又聞我代保管「天學初函」，更欲影印「天學初函」全部。我乃函托羅馬趙雲崑神父計劃攝影。

相湘先生影印「天學初函」，用爲紀念 國父孫逸仙先生百週年誕辰。孫先生建造民國，提倡科學——民主和科學，爲西洋的政體和學術之基礎。天學初函所收二十種書，即是中國第一期研究西洋學術的譯著。影印這書以紀念孫逸仙先生，意義很深遠又很適當。

「天學初函」在我們中國的學術史上，是一冊最有價值的書；開中國思想革新的先河，啓中國學術前進的門戶。最可惜的事，是有清三百年沒有繼承他們事業的人，使三百年前已有西洋科學的中國，到今日仍被視爲科學落後的國家！影印「天學初函」，足以令我們自愧自勉。

李之藻編輯「天學初函」，收集天主教人士的譯著，他的心目中，曾看到佛教的大藏和道教的道藏。佛僧自魏晉到唐宋，譯經疏經，積成了宋高宗所刻的大藏經。道教的典籍，雖然蕪雜，然賴宋真宗的御旨，也編成寶文統錄。之藻收集初期天主教人士的譯著，名曰「天學初函」，理想着後來有人繼續編刻二函、三函，以至千百函，可以和佛藏道藏相抗衡。不意在初函以後，天學便沒有續編！

之藻的生辰，今年正值四百週年。我們影印他所編輯的這部書，自覺對不起先賢。以我們今日研究學術的環境，比起光啓和之藻等先賢研究學術的環境，不知優良幾千百倍；而我們所得的收穫，比起先

賢輩已有的收穫，却又不知貧弱了幾千百倍！是我們的天資不及先賢呢？是我們的勤奮不如先賢呢？天資固有高低；但是今日所缺的實在是我們研究學術的勤奮精神。影印「天學初函」以紀念先賢，我們要發憤在「初函」影印之後，能有繼起的續函，以實現先賢的理想，以發揚先賢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羅光序於臺南主教公署。

李之藻輯刻天學初函考

方豪

——李之藻誕生四百年紀念論文

李之藻生前篤信天主教，參加修曆，翻譯科學與哲學書籍，久爲世人所稱道；余以爲其事功最著者，莫若彙刻「天學初函」。

蓋吾人之知有明末若干宗教與科學書籍，多由於四庫全書之著錄，或存目而加以詆毀，凡愈受擯棄者必愈受人注意，古今中外皆然。然四庫著錄而排斥者，又皆爲天學初函所收輯。無天學初函，則其中若干種，恐早已漸滅以盡矣！民國八年夏，陳援菴先生序重刊畢方濟 (Franciscus Sambiasi) 「靈言蠡勺」曰：

「天學初函，在明季流傳極廣，翻版者數次，故守山閣諸家均獲見之。惟理編自遭四庫屏黜以來，校刻家不敢過問。之藻之意本重在理編，使人知昭事之學之足貴，而四庫及諸家所錄，乃舍其理而器是求，真所謂買櫝還珠者哉！然吾人今之所以能知有是書者，實賴四庫此一斥。四庫明謂特存其目，以著之藻左袒異端之罪也，今反以是喚起吾人之注意，豈紀昀等所及料哉？」

(一) 試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所收與西教士有關之書，計有：辯學遺牘、二十五言、天主實義、騎人十篇、交收論、七克、西學凡、靈言蠡勺、空際格致、寰有詮。前八種皆見於天學初函理編。寰有詮爲傅士隱 (Franciscus Furundo) 譯義，之藻達辭，之藻不收，謙也；空際格致爲高一志 (Alphonus Vagnoni)

撰，「古絳後學韓雲訂」。按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後，一志皆在山西傳教，直至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去世。韓雲、韓霖兄弟，皆彼時受洗，確期不知。「空際格致」亦無刊行年月，並無序跋可稽；天學初函刻於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或之藻不知其書。但崇禎三年前已刻之書而未收者，亦不在少，無足奇也。

理編所收書中，職方外紀則見四庫提要卷七一史部地理類四。

天學初函器編之書，見於四庫提要卷一〇六子部天文算法類一者有：表度說、簡平儀說、天問略、測量法義、勾股義、渾蓋通憲圖說、圖容較義；見於卷一〇七天文算法類二者有：同文算指、幾何原本；見於卷一〇二農家類者有：泰西水法。

天學初函則見於四庫提要卷一三四子部雜家類存目十一。

四庫提要對以上各書，凡僅存目者，皆抨擊甚力；即著錄各書，亦有微辭；用力愈深，愈見其對天學初函及初函所收各書之重視，故略述其概。

一、編刻天學初函之旨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天學初函一部，本文據以參考者即此本也。

初函分理、器二編，二編之首各有之藻所撰「刻天學初函題辭」，文不長，全錄於後：

「天學者，唐稱景教，自貞觀九年入中國，歷千載矣！其學刻苦昭事，絕財、色、意，頗與俗情相整，要於知天事天，不詭六經之旨。稽古五帝三王，施今愚夫愚婦，性所固然。所謂最初、最真、最廣之教，聖人復

起，不易也。皇朝聖聖相承，紹天闡釋，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顧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義暢旨玄，得未曾有。顧其書散在四方，顧學者每以不能盡覩爲憾！茲爲叢諸舊刻，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以公同志，略見九鼎一鑊。其曰「初函」，蓋尙有唐譯多部，散在釋氏藏中者，未及檢入。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問奇探賾，尙有待云。天不愛道，世不乏子雲夾漈，鴻業方隆，所望好是懿德者，相與共臻厥成。若乃認識真宗，直尋天路，超性而上，自須實地修爲，固非可於說鈴書肆求之也。涼菴逸民識。」

讀題辭，可見之藻目的，仍以宗教爲要，尤重實踐，則說理之書亦可廢也。之藻對於教義瞭解之深，亦不難於此見之。「涼菴逸民」爲之藻別號。

二、天學初函之內容

題辭中之藻明言：「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所謂「理」者，並非僅指教理而言，故敘述西洋學術之概要者、介紹世界地理者亦屬焉。其目如下：

西學凡

天學實義

泰西水法

簡平儀

唐景教碑附

辯學遺牘

渾蓋通憲圖說

回文算指前編、通編

喻人十篇

七克

幾何原本

圖容較義

交友論

靈言蠡勺

表度說

測量法義

二十五言

職方外紀

天問略

句股義

目錄所列「天學實義」，乃原名，後改「天主實義」；「簡平儀」，應作「簡平儀說」。

各書內容，亦簡介於後：

西學凡，一卷，「西海耶穌會士艾儒略答述」，介紹西洋文、理、醫、法、教、道六科，理指哲學，教指教律，道則神學也。理科包括理則學、物理學、形上學、數學、倫理學。書前有許胥臣引，書後有熊士旂跋及楊廷筠刻西學凡序。

唐景教碑附，一卷，僅載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及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

畸人十篇，上下二卷，「利瑪竇述」，「後學汪汝淳較梓」。前有李之藻刻畸人十篇序，周炳謨重刻畸人十篇序、王家植題畸人十篇小引、冷石生演畸人十規。末附西琴曲意八章；最後為涼庵居士即李之藻跋。

交友論，一卷，「歐邏巴人利瑪竇譯」。前為馮應京刻交友論序、瞿汝夔西域利公交友論序。

二十五言，一卷，「大西利瑪竇述」，「新都後學汪汝淳較梓」，乃汪氏重刻本，前有馮應京重刻二十五言序，末有徐光啓跋二十五言。

天主實義，上下二卷，「耶穌會中人利瑪竇述」，「燕貽堂較梓」。前有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馮應京天主實義序、利瑪竇天主實義引。

辯學遺牘，一卷，「習是齋續梓」。包括「虞德園詮部與利西秦先生書」「利先生復虞詮部書」「利先生復述池大和尙竹窗天說四端」。末附涼庵居士跋。

七克，七卷，「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武林鄭國居士楊廷筠較梓」。前有楊廷筠、鄭以偉、曹于汴七克

序、陳亮采七克篇序、龐迪我七克自序。

靈言蠡勺，二卷，「泰西畢方濟口授」「吳淞徐光啓筆錄」「慎修堂重刻」。前有畢方濟引。

職方外紀，五卷，首卷一卷，「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彙記」。前有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楊廷筠序。艾儒略小言、萬國全圖。書中並附亞細亞圖、歐邏巴圖、利未亞圖及亞墨利加圖。

泰西水法，六卷，「泰西熊三拔誤說」「吳淞徐光啓筆記」「武林李之藻訂正」。前有徐光啓、曹于汴、鄭以偉序及三拔自誤「水法本論」。末附龍尾、玉衡、恆升、水庫及藥露諸器圖。

渾蓋通憲圖說，上下二卷，首卷一卷。「浙西李之藻振之演」「漳南鄭懷魁略思訂」。前有之藻自序及樊良樞「鈔渾蓋通憲圖說跋」。

幾何原本，六卷，每卷皆有卷首一卷。「泰西利瑪竇口譯」「吳淞徐光啓筆受」。前有光啓自書刻幾何原本序、利瑪竇譯幾何原本引、光啓記幾何原本雜議及題幾何原本再校本。

表度說，一卷，「泰西熊三拔口授」「慈水周子愚、武林卓爾康筆記」。前有周子愚及李之藻序。

天問略，一卷，「泰西陽瑪諾條答」「豫章周希令、秣陵孔貞時、巴國王應熊同閱」。前有孔貞時題天問略、王應熊刻天問略題詞及陽瑪諾自序。

簡平儀說，一卷，「泰西熊三拔撰說」「吳淞徐光啓笱記」。前有徐光啓序。

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前編卷上卷下皆題「西海利瑪竇授」「浙西李之藻演」。通編卷一題同上，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八不題，卷七僅題「浙西李之藻演」。前編有徐光啓刻同文算指序及之藻自序。

，通編有楊廷筠序。前編及通編總目後均有「漣淵王嗣虞、新安汪汝淳、錢塘葉一元同較梓」字樣。

圖容較義，一卷，「西海利瑪竇授」「浙西李之藻演」。前有之藻序。

測量法義，一卷，「泰西利瑪竇口譯」「吳淞徐光啓筆受」。前有徐光啓題測量法義。

句股義，一卷，「吳淞徐光啓譯」。前有序，未題名，但序中云：「自余從西泰子譯得測量法義」，可見即光啓自作。

故全書共達六十卷，若不計職方外紀卷首一卷、渾蓋通憲圖說卷首一卷、幾何原本六卷每卷之卷首一卷，尙得五十二卷。但據字體觀之，可知並非完全新刻，大多係取各書原版合而爲一。

三、天學初函所遭受之抨擊

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三四子部雜家類存目十一曰：「天學初函五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曰五十二卷，蓋不括各書之「卷首」也。評曰：

「明李之藻編。之藻有類宮禮樂疏，已著錄。初，西洋人利瑪竇入中國，士大夫喜其博辯，翕然趨附，而之藻與徐光啓信之尤篤。其書多二人所傳錄，因哀爲此集。書凡十九種，分理、器二編：理編九種：曰西學凡一卷、曰畸人十論二卷、曰交友論一卷、曰二十五言一卷、曰天主實義二卷、曰辨學遺牘一卷、曰七克七卷、曰靈言蠡勺二卷、曰職方外紀五卷；器編十種：曰泰西水法六卷、曰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曰幾何原本六卷、曰表度說一卷、曰天問略一卷、曰簡平儀說一卷、曰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曰圖容較義一卷、曰測量法

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句股義一卷。其理編之職方外紀，實非言理，蓋以無類可歸，而綴之於末。器編之測量異同，實自爲卷帙，而目錄不列，蓋附於測量法義也。」

提要以上所云，實不盡然，不能不辨。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既明言「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吾人即不可不尊重原編者之旨意，而擅將二十種改爲十九種也。提要所稱「理編九種」者，乃略去「西學凡」後所附之「唐景教碑」也；且既知「測量異同」乃附於「測量法義」，同爲「附」屬之書，何以原目錄不列之「測量法義」，必欲將其分列；而原目錄已列之「唐景教碑」反加以刪除？可謂矛盾已極！提要卷一二五評西學凡，竟誤景教爲火祇教，至爲可笑！此或被刪之故歟？

又既將「測量異同一卷」另列，則器編應爲十一種，何以仍稱十種？全書應有五十三卷，何以仍稱五十二卷？又「畸人十論」，亦爲「十篇」之誤，皆可見提要作者之不經心！

提要又曰：

「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謂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動之細，無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爲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爲甚！豈可行於中國者哉？之藻等傳其測算之術，原不失爲節取，乃併其惑誣之說，刊而布之，以顯與六經相齟齬，則俱之甚矣！今擇其器編十種可資測算者，別著於錄；其理編則惟錄其職方外紀，以廣異聞，其餘概從屏斥，以示放絕；併存之藻總編之目，以著左袒異端之罪焉！」

前引陳援菴先生之言曰：「吾人今之所以能知有是書（指靈言靈句）者，實賴四庫此一斥」；又曰：「今以是

喚起吾人之注意，豈貽諸等所及料哉？」

四、清末民初學人之搜求

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四十七至四十九頁，收相伯先生致張漁珊司鐸六書，均歸上海徐家匯藏書樓保存，蓋張司鐸曾任該樓主任也。書係徐宗澤司鐸抄寄，並云係民國四年所作。

第二書有云：「徐匯藏書樓現有天學函理編十種，甚善！……器編十種，名目另紙開呈，似曾於書樓見過。……英君斂之擬刊天學函，作一序以矯正之。」

馬先生曰：「器編十種，名目另紙開呈」，則理編十種，恐亦開列名目，徐匯藏書樓皆有其書，而未必爲天學初函本也。「天學初函」馬先生此札中皆略去「初」字。時先生寓北京培根女校，即斂之先生之妹貞淑所主持者。

第四書有云：「學部藏有天學初函，但不知裝在何箱？七克與名理探無從借取校對也。」

馬先生知學部（後改名教育部）有天學初函，又誤以爲七克與名理探皆在其中，擬借出校對，實則名理探並未收入天學初函。

第五書有云：「茲悉教育部藏書樓有天學初函，內有七克，若有名理探，大可責我校對矣。」

讀此札，可知馬先生仍疑天學初函內有名理探也。

第六書有云：「來諭抄得天學器編三冊，惟校對之工人，將何以酬我乎？我則以爲雖十倍抄價，亦大菲也！閣下未必肯酬，爲此並抄值亦不須酬矣！」

馬先生意謂彼將爲此三冊作校對，但校對之酬勞應十倍於繕抄；張司鐸或不願爲校對出酬，故彼亦不付抄資矣。馬先生與張司鐸極熟，故作此玩笑語也。

馬相伯先生文集二一〇頁，余在民國八年八月三日馬先生致英斂之先生一書後，有按語，錄湯化龍致英先生函，湯先生稱「馬參政」，按馬先生任參政院參政在民國三、四年，則此函當作於袁世凱稱帝前，余曩以之證民國八年事，實誤。函云：

「馬參政擬借名理探及天學初函二書；查圖書館內藏書有天學初函一種，並無名理探。現在此項藏書正在整理，未能借出；應俟整理就緒後，再行函知馬參政領借可也。」

此函可與馬先生致張漁珊書互證，可知亦作於民國四年也。

民國四年，馬先生之所以如此熱心訪求天學初函，實受英斂之先生之影響。是年聖誕節，英先生跋重印辯學遺牘，有云：

「天學初函，自明季李太僕之藻彙刊以來，三百餘年，書已希絕。鄙人十數年中，苦志搜羅，今幸覓得全帙，內中除器續十種，天文曆法，學術較今稍舊，而理編則文筆雅潔，道理奧衍，非近人譯著所及。鄙人欣快之餘，不敢自秘，擬先將辯學遺牘一種排印，以供大雅之研究。」

在民國四年時，（民國以後，英先生撰文皆用公曆紀年）云搜羅已歷十數年，以十五年計，則英先生之注意天學初函，已早在庚子義和團起事之前後。至民國四年而能覓得全帙，蓋亦難湊而成，其得力於馬相伯先生之代向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借抄，至爲顯然。

同時，馬先生亦撰「重刊辨學遺蹟跋」曰：

「大公報主任英斂之喜見天學初函，亟爲重校，刊報尾廣布，計余所見重刊，此其四矣。」

民國以後，英氏名義上雖仍負大公報之責，但實際已脫離該報，隱居北平香山。民國四年重印本，仍由大公報印刷；但在報尾刊布，則在四年前。

民國五年，英先生著「萬松野人言善錄」出版；八年再版，四月陳援菴先生作跋，知在六年與八年之間，援菴亦向斂之訪求天學初函內各書，跋曰：

「余之識萬松野人，因言善錄也。言善錄每述明季西洋人譯著，有爲余所欲見而不可得者：靈言蠡勺、七克，其尤著也。童時閱四庫提要，卽知有此類書，四庫概屏不錄，僅存其目，且深詆之，久欲一覩原書，學中苦無傳本也。丁巳春，居京師，發願著中國基督教史，於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遺籍益亟。更擬仿朱彝尊經義考、謝啓昆小學考之例，爲乾隆基督教錄，以補四庫總目之闕，未有當也。已而得言善錄，知野人藏此類書衆，狂喜，貽書野人，盡假而讀之，野人弗吝也。余極感野人，野人亦喜有人能讀其所藏，並盼他日彙刻諸書，以編纂校讐之任相屬，此余訂交野人之始也。願野人憊矣；雖年未滿六十，然生平用力至勤，至今精力已遠不如昔，雖欲復事鉛槧，一展卷而目眩矣。言善錄言將重刊靈言蠡勺，以餉當世，久而未刊者，亦以校讐之未得其人也。」

丁巳爲民國六年。余藏有援菴先生致斂之手札一通，卽當時借書之便函，文曰：

「斂公先生大鑒：該書已讀一過，錯有數字，今另紙錄呈，乞察。七克能檢賜來价携返否？（旁註曰：不

便，可俟異日）費神之至，並候刻安。陳垣謹上。十六日。」

所謂「已讀一過」者，疑卽靈言蠶勺，此書後卽由援菴在民國八年夏重刊，並作序，序文已節錄於前。

民國六年，援菴又至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訪書，所訪者必仍爲天學初函所收各書。余藏是年十一月八日援菴自日本奈良致英先生明信片。大正六年十一月八日之郵戳甚清晰。明信片一面之上端曰：

「支那北京西安門內英寓：英斂之先生。日本奈良旅次陳垣寄。十一月八日。」

下端書曰：

「別後廿四日到上海，訪朱、馬兩先生，起居均適，可以告慰。在徐家匯藏書樓閱書四日，頗有所獲，明末清初名著，存者不少，恨無暇晷遍讀之也。廿九晚離上海，現在奈良遊覽，尙未能到東京，知念謹先聞。並候元甫先生均好。」

「朱、馬兩先生」指朱志堯與馬相伯。元甫姓慕，爲陳、英二先生好友。在徐家匯藏書樓能見明末清初之名著，又適合援菴先生之所好，而能「頗有所獲」，且爲斂之先生所喜聞者，其中必大部爲天學初函所收各書也。此片余曾發表於拙編北平「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三卷第一期。

五、天學初函重刊與續編之計劃

陳援庵先生自日本致英斂之先生函後匝月，又有函致慕元甫先生，亦述及在上海訪書與敎中有刊公敎叢書之議

，曰：

「過滬時，曾晤馬老先生數次，精神矍鑠如恆，可以告慰。到東後，曾上敘之先生一片，未識得邀青盼否？……垣臘盡當歸國。聞徐滙張司鐸說：教中同志有刊公教叢書之議，未知能成事實否？望公與敘公有以促成之。徐滙藏教中名人舊著不少，正不止一簣有詮已也。惜垣無暇，不能在滬寢饋數月，至爲憾事！垣欲仿開元釋教目錄之例，爲乾隆基督教目錄，網羅乾隆以前教中名著敘跋，而著錄論列之，此志未知何日償也。敘之先生常晤面否？見時乞爲道及，不另。專此並候著安。敘之先生均此。陳垣拜啓。十二月八日時客東京。」

張司鐸名璜，字漁珊，時任徐滙藏書樓主任。民國十八年卒。此一叢書計劃，當時援庵先生亦頗贊成，且盼墓元甫、英斂之二先生促成之。此函余亦曾發表於「上智編譯館館刊」三卷一期。

前云民國四年，相伯先生擬向教育部借閱而未借到之天學初函，不久即借到。馬相伯先生文集二一五、二一六頁，有馬先生致張漁珊司鐸三函，係徐宗澤抄寄，並註云：在民國八年。但第三函述及已借到天學初函，則必在北京，且必在民國四、五年；若民國八年，則馬先生已回滬矣。函曰：

「近於故紙底中拾有陽瑪諾以洋筆塗改之天學舉要凡十二款，惜有一二款缺首尾。前者聽人携取，近既不許英、馬參觀，故略知寶貝。然書架底之故紙仍有。孰知吾教之古書，亦遭秦火，非秦火也！乃妬火耳！囑寄之書，一一付郵，度已徹几，祈檢復。近借到天學初函全部。匆此，順頌道安。若石馬頓首。十一月一日。」

此函，在不諳民初北平天主教會情形者，或不易曉。所謂「故紙底中」指未整理前之北堂圖書館也。此館藏明末以來，教會中西文書籍極多，尤以西書之價值爲高，蓋多爲利瑪竇諸人之遺物。在未整理前，並無借書制度，故曰：「聽人携取」，散失頗多。民初，相伯先生與敘之先生上書教廷，請辦大學，（見馬相伯先生文集二一頁）願